

# 父亲的“年货清单”

李坤

父亲赶年集，一定要列一份长长的年货清单。五花肉、粉条、奶糖、水果糖，还有“初一酒菜”：酱牛肉四两、卤猪耳三两、花生米二两、豆腐皮二两……父亲虽然只读到小学三年级，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年货清单。

过去，赶年集是我们家的盛事。天还没亮，母亲就蒸好一笼白面馍，用布包好塞进父亲的挎包里：“集上吃的贵，咱自己带。”父亲推着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两个竹篮，后座上还绑着一个大筐。我跟在后面，像个小尾巴。

集市在六里外的镇上，十里八乡的人都到这来。卖鞭炮的摊子最热闹，“大地红”一串串红得晃眼；卖年画的挂出胖娃娃抱鲤鱼，金粉在阳光下闪着光；肉案前排起长队，卖肉的汉子一刀下去，肥瘦分明。

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他的

年货清单，买一样用笔划掉一样。捏捏粉条听响声脆不脆，对着光照看鸡蛋透不透亮，买鱼非要看到鱼跳……父亲挑得很仔细。中午饿了，我们就坐在集市边的河堤上吃馍，就着母亲腌的萝卜干，咸香咸香的。

除夕晚上，厨房里热气腾腾。母亲系着蓝布围裙，在案板上切卤好的牛肉，酱色的牛肉切得薄如纸片。父亲在旁边剥花生，一粒粒饱满的花生米跳进白瓷碗里。“四两牛肉切一盘，三两猪耳够拌一碟，咱家人少，够了。”父亲说着话，母亲手上没停。

其实从来不会“够”。初一早上，来拜年的人一拨接一拨，桌上的菜总是一添再添，母亲总能从厨房变戏法似的端出新炸的藕盒、新拌的凉菜。满屋子都是笑声，酒香混着菜香，从门缝窗缝里飘出去，飘得满院子都是。

母亲走后第一个春节，父亲习惯性地掏出笔准备列年货清单，笔尖悬在纸上好久没落下。最后写出来的单子，短了半截。没有了窗花红纸，没有了新碗新筷，连糖果都只写了一行。到“初一酒菜”那项，他顿了顿，把原来的四样划掉，改成：酱牛肉三两、花生米二两、豆腐皮二两。猪耳没了，那是母亲最爱吃的，她说脆生生的有嚼头。

我们照旧去赶集。还是那辆自行车，车把上却只挂了一个竹篮。集市还是那个集市，卖鞭炮的、卖年画的、卖肉的都还在，父亲还是挨个摊位地转，还是从怀里掏清单，买一样划掉一样。只是话少了，挑得也不那么仔细了。

初一早上，我帮父亲摆盘。三两酱牛肉切出来只有浅浅的一碟，二两花生米刚盖住碗底，八仙桌显得空荡荡

的。拜年的人还是来，只是不像从前那样一坐半天了。他们说着“年过得好啊”，喝杯茶、抓把瓜子，便起身告辞。父亲送到门口，回来看看桌上几乎没动的菜，轻声说：“你妈在的时候，这时候该热第二遍了。”

第三年，清单更短了。第四年，父亲连清单也不列了：“吃不了多少，看着买吧。”那些精确到“两”的计算，那些反复斟酌的搭配，像一场郑重其事的仪式，随着母亲的离开，渐渐简省终至无形。

此时我终于明白，年货清单从来不只是一张购物单。母亲走了，带走了清单上一半的内容，却把另一半更深地刻进了父亲的生命里。它是父亲写给岁月的情书，写给团圆的请柬，写给记忆的契约。那清单最终变成了心底的四个字：我想你了！

## 团圆就是年

谭梓健

新年将至，车站、机场成了岁末最具人情味的地方。大包小裹的行李，压弯了行人的肩，却压不住翘起的嘴角。孩子的啼哭、老人的叮咛、情侣的拥抱、朋友的嬉笑……所有声音汇成一片温暖的嘈杂。

开往故乡的列车，仿佛一根巨大的针，将散落在天南地北的线头——一颗颗思归的心，牵引着，穿过山川河流，最终要织回老家屋檐下那幅褪色的旧年画里去。团圆，便是年的圆心，所有奔波的轨迹，都是向着这个圆心画出的弧线。

记忆里，进了腊月二十后，母亲便成了家里最忙碌的指挥官。泡发的海带扭成结，炸好的豆腐块吸饱了汤汁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在锅中咕嘟着。厨房是她的战场，也是她的舞台。

我们这些孩子，则被分配些剥蒜、洗菜、递碗碟的零碎活。手是忙的，鼻子却享着福：卤料的醇厚，蒸糕的甜糯，炸货的油香，一层层交织缠绕，从厨房的门缝里、窗户缝里钻出来，浸透每一寸空气。这丰腴的、实实在在的香气，便是“家”最敦厚的味道，是外头任何珍馐都无法复制的。

这时，父亲和祖父多半在写春联，研墨、铺纸，神情肃穆得像在完成一件大事。墨汁的微臭混着红纸淡淡的草浆气息，是年节里清雅的书香。这些准备，琐碎至极，也隆重至极，这一切，都是为了那个“一起”——一起忙，一起盼，一起围坐。

母亲说，年夜饭的餐桌必须要是圆的。圆桌、圆盘，圆圆的汤碗里浮着圆圆的丸子，人也终于坐成了一个圆。平日里再普通的菜肴，此刻被橘黄的灯光一照，被困聚的欢声一衬，都成了珍馐。长辈的皱纹里漾着笑，将最好的菜夹到晚辈碗里；孩子穿着

崭新的衣裳，迫不及待要展示口袋的深度，好装下更多的压岁钱。酒杯碰在一起，叮当脆响，说的都是吉利话，絮叨的也都是家常。电视里的春晚成了背景音，热闹是它的，我们有自己的热闹。

这顿慢悠悠的饭，能从华灯初上吃到夜色深沉。吃的是滋味，更是时间，是把一整年的牵挂与思念，都就着温暖，细细地嚼碎，咽下，化作来年出发的力气。

守岁的夜最深时，窗外会零星响起鞭炮声。我们熬不住，陆续去睡了。父母最后歇下，他们要将每个人的鞋子都掉个头，鞋尖朝里，说这样能让漂泊的人在新的年把路走回家。这种老讲究，我们听了当笑话，他们却年复一年，认真地做着。长大后才明白，团圆不仅仅是相聚，更是一种心向的确认，是无论走出去多远，都确信有一处灯火为你守候，有一种仪式因你而存的安稳。

如今，我也成了那个需要穿越风雪归家的人。当我拉着行李箱，推开那扇熟悉的门，扑面而来的暖意与饭菜香，瞬间卸下一身风尘。看着父母鬓角又多出的白发，心中并无多少感伤，反而被一种充盈的踏实感包裹。

原来，我们风尘仆仆地赶路，父母掐着手指地等待，都是为了完成这个“圆”。这个圆，以年为周期，以家为圆心，以牵挂为半径。画圆了它，过去一年的辛劳便有了慰藉，新一年的路途便有了底气。

团圆就是年。年是时间的绳扣，团圆，便是我们心中最温暖结实的那一个结。系上了它，漂泊便有了方向，思念便有了回响，平凡的日子，便在这年复一年的奔赴与相聚中，被赋予了深长如诗的意义。

## 添一份年味

熊燕

小时候我最盼望的就是过年。过年多好啊，做错事不会挨打挨骂；压岁钱能换来花炮、零食和小人书；一身全新的衣裤鞋袜，能让我在小伙伴面前神气半天。最让我欢喜的，还是那丰盛的团年饭，鸡鸭鱼肉摆满一桌，父母笑盈盈地说：“想吃什么，就夹什么。”我便毫无顾忌，吃得特别满足。

从记事起，每年除夕，父母天不亮就起身张罗。等我睡到自然醒，厨房早已雾气氤氲：铁锅里炖着鸡，高压锅里焖着猪脚，铝锅飘出鹅肉的浓香。母亲见我穿戴整齐，便端来一碗温好的甜酒冲蛋，轻声说：“吃好了，给五奶奶送碗扣肉和大盆鸡去。”

五奶奶家离我家有一里地。她是村里的赤脚医生，命运却有些坎坷，年轻时爱上一位知青，知青不善农活，挣的工分养不活他自己。为此，五奶奶付出许多。可是，知青回城后却再无音讯。

其实五奶奶本有机会凭医术离开农村的，可一想到自己走了，乡亲们看病就得跑十多里路到镇上，她不忍心。于是留了下来，一留就是一辈子。也正是因为五奶奶的留下，我5岁那年突发急性肠胃炎，才得到及时救治。母亲常说：“人，要记得感

恩。”从那以后，每年过年，母亲都会让我端上两份“硬菜”，给五奶奶添一份年味。

吃完甜酒冲蛋，戴上母亲织的毛线帽和围巾，我左手提扣肉、右手拎大盆鸡，听着身后母亲的叮咛“路上小心”，蹦跳着朝五奶奶家跑去。一路上寒风呼啸，积雪在脚下“咯吱”作响，心里却暖洋洋的，能帮父母做点事，总让我莫名雀跃。

远远望见那间熟悉的茅草屋，人还没到，声音就先飘了过去：“五奶奶，过年好！我妈让我给您送菜来啦！”五奶奶见到我，脸上的皱纹都笑成了花。她接过菜碗，不住地往我口袋里塞糖和瓜子花生，又在篮子里装满了自家种的青菜。

“菜”与“财”同音，母亲见了满篮青翠，也很高兴。直夸我能干，说我又长大一岁，懂事多了。吃团年饭时，父亲特意为我开了一瓶汽水。我一口菜、一口汽水，吃得格外开心，还学着大人的模样和父母碰杯，逗得他们哈哈大笑。那笑声飞出屋子，惊起雪地里觅食的鸟儿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跟着笑了起来。

一晃30多年过去了，五奶奶早已不在。可每到除夕，围坐吃团年饭时，我总会想起她，想起母亲那句朴实却沉重的话“人，要记得感恩”。



AI制图